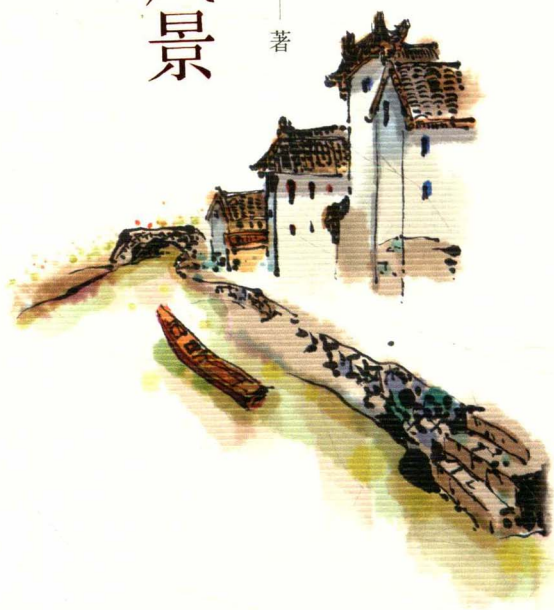


回来

沉默的风景

郭保林
——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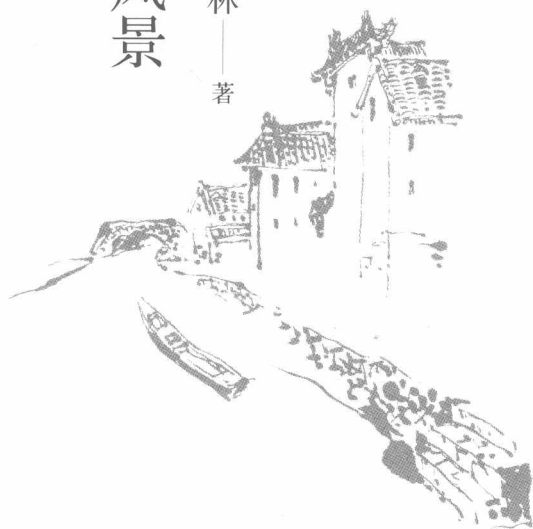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

回味

沉默的风景

郭保林
——
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味：沉默的风景 / 郭保林著. —上海：东方出版中心，2016.1

ISBN 978-7-5473-0877-6

I. ①回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 254851 号

回味：沉默的风景

出版发行：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：上海市仙霞路345号

电 话：62417400

邮政编码：200336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890×1240毫米 1/32

字 数：234千字

印 张：9.875

版 次：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0877-6

定 价：35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：52069798

目 录

CONTENTS

- 沉默的风景——汴京风韵 / 1
- 东平, 古诗里的风景 / 17
- 诗城 / 32
- 江山有诗, 花柳多情 / 47
- 洛阳的风花雪月 / 60
- 江城五月落梅花 / 76
- 往事并不随风——青州记忆 / 88
- 西北望长安 / 105
- 龟兹乐舞之源 / 123
- 解读凉州 / 135
- 杭州的柔和与坚硬 / 151
- 苏州夕阳又西斜 / 168
- 月满扬州 / 182
- 孤独者的绝唱——叩访青云谱 / 194
- 有片枫叶属于你——长沙笔记 / 205
- 小城之魂 / 218
- 月光和泉水的奏鸣 / 231
- 徽州写意 / 241
- 归忆金陵 / 251
- 滁州, 一座文化的雕塑 / 264
- 建安时代的树 / 274
- 夜雨, 仄身潜入成都——诗意锦官城 / 289
- 后记 / 306

沉默的风景

——汴京风韵

记忆的潮水，继续涌流，城市像海绵一般，把它吸干而膨胀起来。描述今天的采拉，应该包含采拉的整个过去，然而这城市不会泄露它的过去，只会把它像掌故一样藏起来，写在街角，在窗格子里，在楼梯的扶手上，在避雷针的天线上，在旗杆上。每个环节依次呈现抓花的痕迹，刻凿的痕迹，涂鸦的痕迹。

——卡尔维诺《看不见的城市》

一个王朝曾在这里崛起。

一个王朝曾在这里沉沦。

它躲在黄河的臂弯里。黄河脾气很大，一翻身便使它葬身泥沙。

这座古城像庞贝一样，早已深埋在历史的废墟里，房屋、城堞、树木、砖石、宫殿，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被一场洪水淹没了。我问地方志专家，汴京的遗存现浮在地面上还存有什么？他说，还有一座宋塔的塔尖。开封是城摞城，叠罗汉似的，古汴京早就沉没了。他的面色黯淡，口气里是遗憾和绝望。

晚上，我躺在宾馆的席梦思床上，辗转难眠：白天，游览的清明上河园、龙亭、开封府等名胜景点原来全是赝品，历史的复制。但是没有淹没的，还有大量的诗词曲赋，它们还保持着苍健的生机，闪耀着生命的光华。



这里介于江南和北国的临界点上，金水河、蔡河、汴河、大运河纵横交织，穿城而过，舳舻连绵千里不绝的画面，展示着这座都城的繁华和喧嚣。鸟瞰首都汴梁，京城分宫城、皇城、外廓城三部。宫城居北，为皇宫所在。皇城为官衙所在，朱雀玄武。外廓城位于皇城、宫城的东、南、西三面，为官民住宅及市肆所在。诸王毕、四海一，妃嫔媵嬙，王子皇孙，辞楼下殿，辇来于宋。南国周保权、荆楚高继冲、南汉刘铨、南唐李煜、西蜀孟昶、吴越钱鏐、北汉刘继元等一方霸主，纷纷投降于大宋朝。九州精英云集汴梁，华夏才子荟萃京师。京师人才济济，群贤毕至，再加上那几年风调雨顺，开国的开封，真开了“封”。像硕大的金丝菊花开苞裂萼，璀璨无比，真是一夜春风花遍地。

其实，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选择汴梁为国都是错误的。扩建城池大兴土木时，他还后悔，这里不适合做京城。汴梁自古就是有名的“四战之地”，这里一马平川，无险可守，极易受到攻击。汴京段的黄河为“悬河”，走近黄河，黄河大堤像一堵陡然而立的墙横亘眼前，高出地面十米。史料记载，1949年前的两千五百年里，黄河泛滥一千五百余次，仅流经开封的八百年中就决口一百二十多次，汴京被淹七次，重大改道二十六次。

京师，京者大也，师者众也。京师是国家中枢所在，一旦有虞，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大事，釜輿播迁，政令不行，这种灾祸将足以动摇宗庙社稷。太祖后悔，召开群臣商议，他想迁都洛阳或长安，但有大臣持反对意见，更有开国第一功臣御弟赵匡义极力反对迁都，晋王以首叩地言辞恳切：“陛下，安天下者，在德不在险啊！”赵匡胤久久不语，只是长叹不息。退朝后，赵匡胤又长叹道：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！

宋朝初期就自毁长城，杯酒释兵权，重文轻武，外交政策不是加强武备，而是弱化武装力量。“修文德以待远人”，期冀以德感化他人，这

种外交政策实际上是苟且孱弱的——惹不起，还躲不起吗？人怕敬，进门不打送礼的，这是中国古老的生存哲学。面对北方游牧民族汹汹来势，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，可大宋朝却只知道割地、赔款、纳贡。本来大宋朝能够降服辽国的，在辽国主动求和时，却与辽国订了“澶渊之盟”，把“息事宁人”的方针摆在首位，也就是花钱买平安。

本来皇上的表现是丧权辱国，但朝内一些阿谀小人却极力称赞皇上圣明，胸怀博大，庇护四夷众生之德，是大国的仁厚，大国的大度。原本皇上应许，每年给辽国白银百万，由于寇准恫吓谈判代表曹利用“如果超过30万，便杀你的头”，一场谈判下来，曹利用不辱使命，结果才每年输白银20万两，绢帛10万匹。

这就是宋真宗御驾亲征的成果。

二

“澶渊之盟”后，宋朝确实稳定了一个时期，东京的城市建设也加快了，人口增多，商贸繁荣，京城崇楼杰阁，拔地而起，林林总总，至于民间豪宅，屋瓦鳞鳞，流水潺潺，帝国风华已现端倪。东京原是小城，拱桥流水，梨白桃红，荷绿杏黄中，自然有着无限的秀丽妩媚，而今“宫城巍峨凝重，金碧辉煌，赫赫皇仪里，仍然不失些许清幽和欢愉之象。宣德门正南大道上花繁成簇，馥香芬芳。”天子的德馨犹如春风化雨，从深深如海的宫禁内苑里播撒开来，昭示着“与民同乐”的辉煌仁政。元宵之夜的五彩斑斓，清明上河图的繁华，已成为“东京梦华”的真实反映，连历朝历代的宵禁也松弛了。四时不绝的江淮扁舟，带来了都市繁荣，柳陌花巷的叫卖吆喝声，青楼楚馆的红纱灯笼，茶坊酒肆中的丝管琴弦，人声鼎沸，市廛喧嚣，已汇成一番融融之乐、一片天朝乐土的国风国韵。



东京是文人雅士的天堂，是骚人墨客的伊甸园，到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。暗紫色长衫，高筒靴鞋，铲形的士子帽，或头戴乌纱，出现在酒楼茶肆中，出现在青楼楚馆花席上。繁荣的经济，需要繁荣的文化，词，这种音乐文学，应运而生，茂茂腾腾，如雨后春笋，一片生机。青衫愁苦，红粉怜才，每邂逅风尘，必多殷勤之思，依红偎翠，浅斟低唱，在花街幽巷中往往播腾不已。民间的曲子词渐渐流行开来，许多文人墨客为了在妓女面前一展英才，也激情洋溢地填词赋诗，那些曲子词大都是写男欢女爱，云雨巫山，离情别绪，春愁秋怨，他们在花街柳巷中不胜沉浮。西蜀和江南自古是富贵之乡，几代以来殊少战乱，人们赖其地利，子孙相乐，诗歌之风昌盛。诗与词，诗要求较严，格律谨饬、端庄、持重。词之一体以其声结合，结构松散而独树一帜，它的形式更适于表达儿女情感和幽怨心绪，更灵活，更宜抒发情感。南唐的李后主归宋后，几首哀怨悲戚的词章形成一代新风，接着是冯延巳、韦庄接踵其后，词风炽胜，以后便是王禹偁、寇准、林逋、柳永、晏殊、欧阳修、苏东坡、秦少游、周邦彦、李清照……一条奔腾的大河，涛飞浪卷，喷珠溅玉汹涌而来。这些文人的诗词都化为汴京生活的血肉。作为京都的开封，实际上由三部分构成：权力的、物质的、精神的。前二者都湮没了，只有精神的——文人墨客的诗词还浮在时间之流上。

天下复归一统，车船舟马带着亡国君臣、后宫嫔妃、词士乐工，辇来新朝，也把伴随着悠扬声调的清词丽句带到了东京。东京的繁华和温柔，既是一杯精神的吗啡，又是一阕安魂曲，把望乡的哀怨，失意的惆怅，闲适的心绪，怨妇的忧愁，妓女的淫逸，文人墨客的放浪，都融进那个优雅低靡的旋律，柔弱纤细的曲调。那清丽婉约的词章中，那一首首曲子词，也像一乘奇妙的仙槎，把柔婉美丽、缠绵悱恻的词带到现实生活当中。词，它的胚胎是隋唐的“新声”，再早是汉魏乐府。从大

唐帝国的神圣庙堂，走进青楼妓馆，走进茶坊酒肆，走进市场，可谓是词的解放。

走进清明上河园里，我仿佛一下子掉进宋朝。历史和现实的切换，虚幻和真切的交替，使我感到晕眩。眼前是一片宋朝的繁华和喧嚣，酒肆店铺，男男女女一律是宋朝衣饰着装。女的裙摆曳地，衣襟飘飘；男的青衿长袍，头戴锦帕，脚蹬皂靴。时有官轿晃来摇去，一些皂吏举着“回避”的招牌，吆喝着，气氛顿时变得森严。我知道这是现代人的模拟，却又有若梦若幻之感。

张择端是北宋末年徽宗时期的宫廷画家，擅长画城市生活。我来汴京前认真品鉴过《清明上河图》，那是飞腾的画家的想象力，又是现实主义的写真。茶坊酒肆，街市行人，繁忙的汴京码头，纤夫船工吆喝，人群的熙攘，宋人的生活场景，曾化为艺术的经典。《清明上河图》虽是风俗画的鸿篇巨制，却弥漫着感伤的气息，像宋词一样婉约凄迷。但这幅画又不完全以写实取胜，而在意境上苦苦追求，闲闲淡淡的笔墨，轻轻细细的线条，蕴含着清婉的韵味……疏林薄雾，清波扁舟，柳烟缭绕，流水澄碧，毛驴清瘦，老牛隆重，这一切又给人一种繁华将逝的不祥之兆。

我想起一位词人周邦彦，他曾经三献《汴京赋》，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。周邦彦二十九岁做太学生时，便向宋神宗献《汴京赋》，赋中极其热情地赞美汴京的繁荣、浮华、崇楼杰阁，气派宏大，水榭歌台，绮丽典雅，人烟稠密，货殖丰富，一片歌舞升平的兴旺景色。赋中大赞汴京“金堤玉渠”，“云屋建窳，琼栏压墀”，“池水溶溶，洋洋湜湜”，“城中则有东西之阡，南北之陌，其衢四达，其途九轨”，赞扬汴京之繁华“舟车之所辐辏，方万物之所灌输；宏基融而壮址植，姝鼎立而四岳位”。这篇洋洋七千字大赋，壮采飞腾，奇文绮错，不无夸饰之誉，最后高歌：“大哉炎宋！帝眷所属。而此汴都，百嘉所毓。”这篇赋穷尽



主旋律作品的夸饰和誉美，宋神宗怎能不赏识，立即下诏，擢升周邦彦为“太学正”。

周邦彦博得大名，《汴京赋》一时洛阳纸贵。

汴京成为“八方争凑，万国咸通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九州的乐工歌伎涌入汴京，那些才华盖世的文人墨客，也纷纷而来，云集天子脚下。长卷《清明上河图》真实地再现了东京繁华的景象。

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堪称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”，其衣饰文化，都蕴含着一种哲学与文学理性和浪漫的统一，与前朝唐代追求的恢弘、绚丽、华美的艺术风格形成强烈的对比。宋代的文化具有朴实、内敛、清新、理性之美。文人喜欢穿宽松的衣衫，佩戴头巾，以示高雅、儒雅。女子则与唐代女人相反，服装强调含蓄温婉、明理雅致的气质，士大夫的服装简朴，色彩素净。

东京也是文人雅士的精神家园。春花烂漫，秋叶静逸，曲院墨荷，亭台水榭，落日楼头，长桥卧波，小园香径，都是他们诗情倾泻之地，在杯盏交错中抒发清苦幽娴的情绪。

宋代文人反对浮华夸张的文风，提倡文章通达顺畅，梅尧臣提出“做诗无古今，唯造平淡难”。这种思潮，影响后人，苏轼、苏门四学士等将禅宗思想渗透在文学思潮里，书画艺术的审美领域，文人墨客一心追求淡泊、高远、宁静、超然的审美境界，产生了水墨淡彩为主的绘画风格。

柳永科考名落孙山，便“奉旨填词”，一头扎进勾栏瓦肆、秦楼楚馆，纵情翰墨，抒写对这些妓女的真情实感，怜悯她们的悲剧人生。歪打正着，柳永救活了一种文体，把词从宫廷里解放出来，走向民间，走向大众，柳永功不可没。

柳永许多词都是写给汴京的，或者是在汴京写的。除了那首千古绝唱《雨霖铃》（寒蝉凄切），另一首著名词章《倾杯乐》，是写帝京的繁

华和楼阁的雄伟壮观与非凡气势：

禁漏花深，绣工日永，蕙风布暖。变韶景、都门十二，元宵三五，银蟾光满。连云复道凌飞观。耸皇居丽，嘉气瑞烟葱蒨。翠华宵幸，是处层城阆苑。

龙凤烛、交光星汉。对咫尺鳌山开羽扇。会乐府两籍神仙，梨园四部弦管。向晓色、都人未散。盈万井、山呼鳌抃。顾岁岁，天仗里、常瞻凤辇。

柳永笔下，那崇楼杰阁的雄伟，那道路街衢的宏阔，那城堞的蜿蜒、壮观，那舟船车马的涌动，还有祥瑞的气氛，悦耳的歌声，元宵佳节璀璨的焰火，多彩的纱灯，汴京的富丽堂皇、繁荣昌盛，淋漓尽致地得以表现，当时作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与中外交流中心的宏大气派，写得何等精彩，何等华美！柳永还有不少词写到汴京“帝剧场壮丽，皇家熙盛”，“遍锦街香陌，钧天歌吹，阊苑神仙”的繁华景象，也揭集了上流社会的奢靡浮华。他有一首词《满朝欢》追忆“帝里风光烂漫”，“烟轻昼永，引莺啭上林，鱼游灵沼，巷陌乍晴，香尘染惹，垂杨芳草”，你看这京城的春色多么美好，轻烟袅袅，莺歌燕喃，鱼跃碧水，雨后的阳光洒满大地，杨柳依依，芳草萋萋。即使离开汴京时，柳永不仅仅是留恋烟花巷陌，纵情青楼妓馆的生活，还有对繁华的汴京的眷顾。那简直是另一幅“清明上河图”，是都市风景画、风俗画。

汴京的旖旎风光，烟花巷陌的靡靡之音，酒肆茶楼文人墨客的纵情歌吹，那些长短句，婉约也罢，豪放也罢，文章富丽也罢，词章娴雅也好，经不起风狂雨骤，朝代荣枯，江山易主，亡国之音，家破之叹，凄切而哀怨。汴京城外，红叶飘零，黄花憔悴，西风萧瑟，残阳如血，那温婉



鲜嫩的小词却变了韵味：“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飞，晓来谁染霜林醉，总是离人泪。”

三

开封城内有座高台，名曰“古吹台”，别小觑这貌不惊人的土台，却增添了开封历史的深度、文化的厚度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晋国有一位双目失明的音乐家叫师旷，他的音乐造诣很深，是晋平公驾下的一位乐师。他经常在这座高台上弹奏乐器，人们为纪念师旷，就把这座高台称为“古吹台”。多少朝代，古台风化、倾圮，但开封人不断修复。古吹台近处有师旷祠，祠里有蜡像雕塑，师旷神态自若，低首抚琴，仿佛满屋飘逸着袅袅琴韵。他的乐技精湛，琴声常引来玄鹤起舞，天地动容。唐朝大诗人李白、杜甫、高适曾同登古吹台，饮酒赋诗。那是天宝三载，李白被唐明皇赐金还山，离开长安，东下洛阳，结识杜甫，便相携沿着黄河漫游，饱览锦绣山河，来到汴梁（开封）又遇到怀才不遇的高适，文坛三杰，风云集会。三人在古吹台上，畅饮长啸，文学史上留下一段佳话。传说，三人走后，一位姑娘聪慧而貌美，来到古吹台，见李白留在墙壁的诗句，笔飞墨舞、雄健苍劲，甚是喜欢，便花千金买下这道墙。这就是“千金买壁”的故事。又传说，这位姑娘后来嫁给了李白。我觉得这完全是后人的虚构了。

一脚迈进历史，捕捉一段飘逝的岁月。人们总喜欢追寻历史，是出于好奇心，还是历史有着神秘的诱惑？“历史话语，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，或更准确些说，是想象的产物。”踏着血路寻觅，光阴似箭，“谁愿意时光之箭再次射伤自己，去感到痛和恸？”岁月如水，谁愿滔滔之水再次淹没心灵息园？甚至冒着矢雨鏖蝗去擦拭历史的断简残牍。人，是不愿满足于平庸和舒适的。阳光下只觉得宋朝的风从我身边飕

飕吹过，风哀号着，却听不见回声。我否定自己的存在，否定眼前的真实，只觉得那嘈杂之音源自那个繁华的宋朝。

王安石的相府呢？到哪里寻觅那雕梁画栋、金铺玉户、飞甍翘瓴的深宅大院呢？相府深深如海啊！王安石任宰相八年，推行“熙宁新政”，由于急于事功，遭到朝廷重臣反对，一时朝野鸡犬不宁，沸反盈天。王安石非常固执，极力推行新法，打击排挤反对派，这一下子得罪了很多名臣文人。苏东坡就是反对新法的中坚者，范仲淹、欧阳修、曾公亮也反对，反对新法，即被打入旧党，贬滴离开汴京。“王安石是个怪人，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。学生时代很勤勉，除去语言学极糟糕之外，还算得上是学者，当然是宋朝的一个主要诗人。”林语堂说“他有救世主之心”，“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”，很难与人相处，不过，此人生活作风极为严肃，漠视浮名，鄙视声色财货，也就是不好色，不贪财，清正廉洁，这些方面倒是赢得朝野交口称赞。

当苏东坡任礼部尚书时，在他被贬谪之前，去相府拜访王安石。东坡在书房里看到王安石未写完的一首诗，其中二句：“明月枝头叫，黄狗卧花心。”苏东坡反复读了几遍，觉得不妥，提笔改写为“明月当空照，花狗卧花荫”。王安石回来后极为不满，便贬苏东坡到合浦任职。东坡在合浦闲暇出外散步，问王安石的孩子，方知有“明月鸟”，花蕊小虫叫“黄狗”，也有黑虫子叫“黑狗”，这完全是地方俗名，苏东坡怎知道？所以贸然改了王安石的诗，身为宰相气量再狭窄，不能因苏轼改了他的诗而制造诗案，甚至下狱。这是王安石手下小人李定、章惇等人从苏诗中断章摘句，横加弹劾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。还有那位大科学家沈括也告密，说苏轼有讥讽朝政之意，抓住苏诗：“根到九泉无曲处，世间惟有蜃龙知”，上纲上线，指控他“大逆不道”，一场冤案因沈括告密而震惊朝野，这“乌台诗案”也震惊了中国文学史。

元丰七年，苏东坡来到金陵，叩访王安石，两人都是名满天下的人



物，虽政见相左，但都有博大胸襟，不计恩怨，谈诗说佛，兴致盎然，谈起“乌台诗案”，王安石愤愤地说，都是吕惠卿干的。苏东坡一笑置之，其实王安石也有一定责任。

“清明上河园”是以《清明上河图》为蓝本完全复制的宋代生活现场，设驿站、官邸、酒肆、茶楼、妓馆、花鸟虫鱼、食色货殖、休闲购物、校场、虹桥、汴河杨柳、码头货场……应有尽有，一个鲜活宋代城市的再现，不过是缩小版的。

我在上河园里漫步，走遍曲曲小巷，到哪里寻觅李格非的宅第呢？那后花园的海棠树还在吗？那高高的秋千架呢？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悠悠地荡着秋千，咯咯的笑声惊飞了香樟树上的鸟儿。姑娘累了，下了秋千，坐在石椅上小憩。这时一位面貌清俊、风流倜傥的陌生公子闯入后花园，姑娘十分紧张，急忙躲避，不小心金钗滑溜，顾不得拣拾，躲到门外一棵青梅树后偷眼瞧来人，用叶子遮挡，心里平生第一次漾起异样的喜悦，还有别样的滋味，朦朦胧胧，暧暧昧昧，说不清道不明，是情的初潮，是爱的萌动？

蹴罢秋千，起来慵整纤纤手。露浓花瘦，薄汗轻衣透。

见有人来，袜铲金钗溜，和羞走。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。

这首《点绛唇》活脱脱刻画出一位轻灵姿秀、纯洁多情、活泼开朗的少女形象。这是李清照初识赵明诚的景象，爱的种子莫名其妙地播进了少女心灵的沃壤……

宋代是男人踢鞠球、女人荡秋千的时代，宋代是公子哥儿走马斗鸡、玩蟋蟀的时代，宋代是把清词丽句揉搓得鲜艳欲滴，把水墨调和得均匀妩媚的时代（宋徽宗的瘦金体，还有淡远平静，线条柔和，跌宕雅致的山水），是赏梅养鹤、清高闲逸的时代。唐代马上取功名，马革裹

尸，充满不斩楼兰誓不还的豪放气概，不想到了宋代却换成浅斟低唱、“彩线慵拈伴伊坐”的时代。其实中华民族在宋代以前是血性贲张的民族，炎炎盛汉，皇皇大唐，开天辟地，拓疆扩土，成就一个泱泱大国，横亘世界史上几百年的超级大国。到了宋朝，却一代不如一代，重文轻武，国势衰弱，朝政腐败，文恬武嬉，最后大片江山沉沦，汴京陷入敌寇。

秦楼楚馆声色追逐，舞女歌伎的翩翩起舞，莺啼燕语的曼妙，怎能不引士人们的神魂荡漾？

东京更是才子佳人的温柔之乡。朱雀门东南，南熏门东北，乃是全国最繁华热闹的地方，贡院、太学、国子监、教坊、青楼、妓馆，勾栏瓦肆，白天人声鼎沸，夜晚红灯闪闪，笙歌隐隐，管弦声声，淫言媾语，传递出这座商业城市的芜杂和奢靡，这里又是浮浪文人纵情翰墨之地，宋朝的文人墨客，谁没有到此一展才华，谁没有拥红偎翠，激情一夜？

汴京的繁华和温柔，恰恰提供了词林成长的佳壤、沃土，营造出风流蕴藉的氛围，那些文人雅士，从宰相晏殊起，逐渐雅化，离思怀远是婉约词常见的题材。

宋词的出现，展示了中国灿烂古典文学最绚丽的一页风景，它是人类情感解放的潮汛，它把人带入一种梦幻、一种仙境之中，一句新词酒一杯。

澶渊之盟，边境无战事，北宋朝野，休养生息，朝廷上下，偷安苟且已成风气。奢靡之风，腐败之风，也逐渐盛行。品茶、饮酒、狎妓、赋诗、填词，已构成士大夫和官吏闲适生活的主要内容。宰相晏殊“喜宾客，未尝一日不饮宴”，他的词作尽是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”，“春风不解禁杨花，濛濛乱扑行人面”，一片安详、富贵、平和的景象。晏殊《珠玉词》一百三十一首，大半是反映士大夫宴游嘉会生活



的，往往着眼其“富贵气派”，粉饰歌舞升平的气象。他的名作《浣花沙》本是一首题材很俗的作品，在晏殊的笔下却新意迭出，伤春惜时，感叹时光流逝，物是人非。实际上是京城倦客的感慨叹息。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，写得多么温雅、明净，情致缠绵。晏殊的词主要描写男女相思，离情别绪，他虽然瞧不起柳永，是身份地位悬殊使然，同时他的词不像柳永的词写男欢女爱生活，也没有柳永那种热烈而放荡的情怀。而晏殊以降，许多词人，多淫靡浓艳之作。

上层社会的污浊之气弥漫开来，在诗飞歌舞中，繁华的东京率先腐败开来，武备废弛，兵不识将，将不识兵，兵将不能战的态势已显露出来。开封也称菊城，菊花是京师的市花。“菊花遍圃中，汴菊最有名”，“十月花潮人影乱，春风十里动菊城”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中，这样描述：“出朱雀门，直至龙津桥。自州桥南去，当街水饭，爇肉，干脯。王楼前獐儿、野狐、肉脯、鸡。梅家、鹿家，鹅、鸭、鸡、兔、肚肺、鳝鱼、包子、鸡皮、腰肾……至朱雀门旋煎羊，白肠、鲊脯、冻鱼头、姜豉子、抹脏红丝，劈切羊头，辣脚子，姜辣萝卜。夏月麻腐鸡皮，麻饮细粉，素签沙糖，冰雪冷元子，水晶皂儿，生淹水木瓜，鸡头穰沙糖，绿豆，甘草，冰雪凉水，荔枝膏……冬月盘兔旋炙，猪皮肉，野鸭肉，滴酥水晶脍，煎角子，猪脏之类，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，谓之杂嚼，直至三更。”真是一幅舌尖上中国的写真画卷！

开封历经北宋十九位皇帝，成为京师一百六十八年，这是开封的鼎盛时期，风光旖旎，人物荟萃，城市恢弘，经济发达，富甲天下。

四

四月的阳光温暖明媚，阳光的脚步轻悄悄的，跌进树丛里被摔得粉碎，地上出现了一片摇曳菱形、方形、多边形的光斑，泄露出上天的

秘密。我走在大街上，那仿古建筑、那树木、那流水，似乎也泄露历史的秘密。

京城的繁华,也是一个朝代兴旺的验证。

汴京的夜晚是动人的，且不说秦楼楚馆，鳞次栉比，瓦肆勾栏，遍布街巷，红灯闪烁，笙歌不辍，舞影翩翩，一片太平盛世景象。汴京最迷人的是元宵之夜，那是宋朝的狂欢节，五彩斑斓的彩灯，火树银花，锦绣交辉，把大宋都城装点成人间仙苑，皇亲贵戚“与民同乐”，高官大吏，车水马龙，家家张灯结彩，户户披红着绿，酒肆、店铺、小吃摊、杂货、游艺、杂耍、盘鼓表演，神课算命，博彩、斗鸡、跑马、赛狗，一片浮华喧嚣的京都风情。

你看到了吗？那十里御街，似乎也解禁了，荷戟持剑的兵丁也同市民放起鞭炮礼花，天空是礼花的瀑布，天女散花的绚丽，月亮从汴河郊外原野上冉冉升起，星光、月光、焰火、灯光融在一起，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璀璨。

姜白石有诗：“元宵争看采莲船，宝马香车拾坠钿；风雨夜深人散尽，孤灯犹唤卖汤元。”

欧阳修有诗：“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，泪湿春衫袖。”

汴京是词都。李后主作为战俘送往汴京，从那凄凉、悲怆的词章开始，一条词的大江便有了源头。随之而来，诗词与音乐彼此渗透，源于同一艺术门类，至今韵律学、诗体、语言和节奏，都是意与音乐的叠合。词永远是音乐的仆人。语言的极致就是音乐。没有任何时代会出现这么华美的音乐盛宴，也没有任何王朝的文化精英，如此钟情音乐。音乐，比诗歌、绘画更称得上艺术。它是形式与内容最完美的结合。词这种文体，像着魔似的，疯狂地繁殖，构成中国文学史上唯一敢于同唐诗对峙的奇峰。